



越秀峰

升玄◇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某市医院两位女职工丁香婵、卓尔婉的命运变化为线索，反映社会转型巨变中一个单位的抉择、摸索和蜕变过程，既有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的禁锢束缚，也有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时的恣意妄为和巧取豪夺。作品以一个医院的众生相为缩影，反映社会变化的繁杂躁动和艰难抉择。由于价值观念及处世方式的不同，人们出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跌撞与变化，有的无奈跌入困顿与失重的状态之中，生动演绎了人一旦卸下担子就开始失重并向平庸甚至堕落这一话题。



越秀峰

升玄◇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秀峰 / 升玄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513-0685-0

I. ①越… II. ①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8163号

越 秀 峰

作 者 升 玄

责任编辑 曹 彦

王雅琨

装帧设计 许玉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15.75 印张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85-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第一章

若干年后，在这个有些异样的夜晚，丁香婵惊奇地发现她的情感世界里最初出现的这个人仍谜团似的神奇，并非当初认为的那样单纯、质朴、容易亲近。得出这个结论使她略感不适甚至有些无地自容，这种感受如果出现在过去的岁月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已完全平静下来，安分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她说不清是否由于占有欲忒强的仇耀庆，他那威武雄壮的表演，让她瞬间返回真实的生活中来，变得心无旁骛、服帖安宁。反正经历那段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后，她能以平和的心态观察周围的一切。时间老人真伟大，它又赋予她重新客观评判事物的能力。

那大约是庆祝新年来临的事，院里特地举办了一次舞会。只记得当时的天气很冷，大家都穿着整齐的外套，俨然一副全副武装的模样。那时，结束沉闷婚姻的她已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单身生活。这样的日子有些怪异，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架势，生活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飘飘忽忽，没有任何着落。虽说绝对自由，但无所依存的孤独深深地笼罩着，让她变得异常郁闷。终于到了岁末年初之际，单位要进行联谊活动，以此来洗掉一年的疲惫。新年舞会，丁香婵仔细抚慰着这几个暖暖的字眼，一种冲动的力量从心底深处涌起。在别人看来如此平常的事情，她的内心却充满无限希冀。

丁香婵坐在镜前仔细地端详自己。只见镜中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躲在浓密的睫毛下面，随着眼帘翕张放射出迷人的光芒。眼睛上面细长的眉毛，犹如人工雕刻般工整，镶嵌在洁净白皙的皮肤上，给冷艳的肌肤增添娟秀细腻的情调。她往嘴唇上涂了涂粉色的唇膏，然后很自然地开合几下，红唇顿时鲜嫩欲滴。洁白的牙齿于红唇中闪现，将其映衬得更加妖娆。整个面部最撩人处，性感夸张魅力四溅，似乎正对某种诱人的生活充满强烈的渴求与向往。

当镜子里呈现一副天造地设的丽人形象时，她满意地上下打量着，欣赏面前这个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形象。一番折腾后，她开始穿试衣服。一条黑色的紧身弹力裤套上时，腿部的线条确凿无疑地显露出来。穿上长筒靴在地上来回试走了几圈。鞋跟与地板撞击后出现很有节奏感的声响，听起来特别带劲。这就是她要的节奏和喜欢的声音。一切非常随心，她暗自得意。随即，穿上枣红色的皮衣。衣领处的水貂皮毛放射出艳丽的光芒。衣边漫过臀部，在大腿根处摩挲，皮衣抢眼的色泽与质感浓郁的紧身弹力裤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切穿着妥当后，一个完美的丁香婵开始出发。

刚到门口准备开门的一瞬间，她想起一直在脸上下工夫，没注意刚才的发型是怎么处理的，心里不很踏实地又转身向着镜子走去。一面巨型镜子立在室内走廊的尽头，在顶部射灯的映照下反射出奇幻的光芒。丁香婵向着镜子款款走去。镜子里顿时出现一个眉目清秀，豪放中不乏柔情，潇洒自如里浸透着纤细与淑静的丽人形象。丁香婵非常得意地欣赏着这个形象，品味其中的奥妙。她特意看了看自己的发型，短发处理得非常干练恰到好处，显得时尚前卫不落俗套，与这脸形组合出一副意想不到的效果。她一直留着短发，总给人一种干练精神的感觉。等她再次确认这个之后，坚定有力地向着舞会举办地走去。

隆冬的夜晚着实不一样。天刚黑下来，马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街灯兀自放射清冷的光芒。落光叶子的白杨树直指苍穹。密集的树木后，一座宫殿式的建筑若隐若现，霓虹灯闪烁不停特别扎眼。舞厅就在那座宫殿式的建筑之中。

丁香婵向着霓虹灯走去。她边走边想，独居生活真的有些暗无天日，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20多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体验过时间的威严。这不，才一年的时间，她险些被生活所击垮。过去那些单调无聊甚至麻木不仁的生活细节，在时间的洗礼中也充满不可思议的意义。她是个不肯向生活低头的人，骨子里天生执拗。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个执拗任性的人也快挺不住了。人呀，真的不能轻言走出生活，到了品尝后果的时候，会可怜到没有一个人与你一同担当。

这期间还出现过许多节外生枝的事，想起来就令人作呕。自己的生活虽已破碎，但不等于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地步。有些人报着贪占寡妇便宜的侥幸心理，经常浑水摸鱼企图上手。他们就像一只只绿头苍蝇在空中忙乱地飞，嗅到异味后会一个劲地往上扑。那种急不可耐的情形，既大胆直露又毫无廉耻，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眼前经常出现淫猥之类的神情，它们直勾勾地盯着特别放肆，让你躲闪不及。

想起那天在楼道里发生的一幕让她心里一个劲地发怵，当时差点晕过去。下午刚上班，她正低头向着办公室走去，突然被人用身体挡住去路，似乎要占据那个并不宽展的楼道。事情的突兀让她非常吃惊。抬头一看，竟是本单位油嘴滑舌的小伙子。他个头不高，人长得敦敦实实，一双小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面放射出淫意浓厚的光芒。当她意识到这是明目张胆的骚扰时，心中的怒火瞬间熊熊燃烧，恨不能上前抽上一记耳光。心中的唾骂早已开启，就凭你这副贱样，也想打坏主意，不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究竟是个啥玩意儿。但是，她既没有伸手，也没有骂出声，而是满怀委屈的绕开他的身体遮挡，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她想不通自己的修养啥时变得如此好，连这样的气都能忍受。进门后，她将高档皮包狠劲地摔在沙发上，趴在桌子上痛快地大哭一场。他们为何如此嚣张，难道就因为她的生活已经破碎。这破碎仿佛有罪似的，人家可以借此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自从出现一个叫朗可的人，生活从此改变模样。起先听医院里的几个女同事说，有几位医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到院里。她开始留心起来，果然发现比平时多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有时穿着白大褂在楼道里穿梭，有时在食堂里出没。那个个子有点高的，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其他几个不太一样，他平时话语不多，喜欢独来独往，好像有啥心事的，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大伙儿共同营造的氛围中。观察一段时间后，丁香婵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以期更深地了解他。

医院是由一群四散分布的楼房构成。院子里树很多。那天阳光明媚，暮春的天气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冲动。丁香婵在院子里静静地守候。她一会儿看看明朗的天空，一会儿将

目光落到眼前活动的人身上。一些穿着蓝白相间服装的病号和白大褂的医生在院子里不时出现。病号与医生的行动方式截然不同。病号经常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像是专门晒太阳的，特别闲适放松。医生则明显不同。他们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模样，仿佛总有什么要紧的病人需要抢救。丁香婵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停了下来，假装心不在焉无所事事，其实是在等候朗可的到来。

过了一阵，看见朗可从大门外走来。他似乎正想着什么，低头看着地面走得比较快。高高瘦瘦的个子，眉宇间的质朴、单纯透出一种诱人的亲切感。朗可的注意力很集中，并没有发现周围的情况。她突然迎了上去，有意要撞到他身上似的。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给弄懵了，一下子停在那里。一双眼睛迷惑地盯着她看，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惊慌的神情明显滞留在面部，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完全恢复过来。当认出她时，勉强地笑了笑。他无意中出现的系列表情变化，让她很是开心。从此，她认定这就是她一直梦寐以求寻找的那个人。

丁香婵的心情很好。由于这个高个小伙出现在眼前的世界里，那些不快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并不能影响她的情绪。她的心中充满向往。生活因为有了向往，仿佛具有免疫功能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快迅速冲散。她的目的很明确，参加舞会就是冲着一个人去的。自从他出现后，她的世界里顿时充满阳光。

宫殿模样的建筑里传出节奏生硬的打击乐声。丁香婵一抬头到了舞厅门口。“哎呀，我还以为是归国华侨回来，把人眼睛都绕花了。”办公室的尤主任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把一门心思想着朗可的丁香婵给吓了一跳。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却地方口音浓重，如洪钟大吕般鸣响不止，一个劲地往脑子里钻，让她根本无法回避。他说完，仍使劲地盯着丁香婵看，那种眼神比刚才的话语更加裸露直接。

丁香婵有些受不了，开始反击：“主任，你今天有啥喜事，咋这么兴奋？”“我还能有啥喜事，看到你就再兴奋不过了。”看样子，他仍在兴头上，还想接着话茬往下续。他

的奉承话味道不对越来越偏离主题，似乎有假戏真做的意思。

丁香婵不想让眼前这种飘散的呛人气味破坏自己的好心情，就直截了当地说：“尤主任这么辛苦，肯定是在等汪院长吧，像你这么敬业的主任恐怕现在不多了。”撂下这句话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她对这种睁大眼睛说瞎话的人最为反感，谁不知汪虽说是副院长，但他主持院里的工作。不是冲着这个，尤主任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守在门口苦苦等待吗？

舞厅顶部的光球不停旋转，地面上出现许多变幻的细碎阴影斑驳陆离。打击乐很是疯狂，似在倾诉和传达某种不为人知的心语。丁香婵快速向四周扫视一遍。她没有发现郎可。这种情形让她有些纳闷，心里鼓足的劲开始往下泄，她能感到内心的这种明显变化。小号的声音出现，在混杂的声音中嘹亮动听，犹如高岭白雪般纯净洁白。丁香婵感觉这个号声特别悦耳，仿佛直指心灵深处的神秘之处。她尝试用这种声音驱散由于刚才进门时聚集在心头的阴霾，还真的很管用。一时间，沉醉在天籁之音的幸福之中。

丁香婵刚坐下不久，就看见汪副院长在大伙儿的簇拥中进了舞场。尤主任走在前面，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右臂向前伸得很长似在开路又似引导。所到之处，人群自动散开，他们一行人畅行无阻地穿过。汪副院长刚刚落座，上前打招呼问候的人络绎不绝。在尤主任的撺掇下，院里的几位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女护士纷纷围拢在汪副院长的身边坐了下来。汪副院长被簇拥在鲜花丛中，他的神情不自觉地出现一丝喜悦与傲慢。

瞬间发生的事，让丁香婵思绪万千。她思摸着，现在的领导真的好幸福，前呼后拥群星拱月的都快有当皇帝的感觉了。关键是有像尤主任这样的人，他们服务得好，能把对方伺候得舒舒服服，让他只有服服帖帖地按照他的意图行事，想不舒服都不行。正胡思乱想着，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伸手邀请跳舞的动作，打断她的思绪。抬头一看，正是汪副院长，丁香婵急忙站了起来，在思绪茫然中被他带着很快融入舞池。

“小丁今天打扮得不错呀。”汪副院长开始说话，话音很细很尖，有点类似鸭叫声。丁香婵笑了笑，算是对他的回答。她看了一眼，他正盯着自己看。只见他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有些深，面部轮廓清晰，线条力度感很强。头发虽说有些花白，却很有力度地向后梳捋过去。一看就知道是属于注重自己形象的那种人。他是南方人，到西北已经工作大半辈子，在不断被北方生活同化的同时，还始终保持一些与生俱来的拒绝同化的特质。“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不顺心的事，要是遇到啥困难尽管找我就是。”汪副院长的声音很低，但传递出一种表面上威严实则很关心的意味。

不知怎的，丁香婵对他的自信与关心似乎有些反感，她一向对那种莫名自信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大脑刚一开小差，瞬间就回过神来快速回应汪副院长的话：“哦，没啥事。谢谢院长的关心。”

这就是女人，她们能把想要说的话，在出口前完全改变模样。她已明确无误地从他的话里听出弦外之音。找他干吗，还不因为她是个单身女人，为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却不愿说出口的那点破事。她早就听说过这个副院长的风流韵事。别看他表面上一本正经，俨然一副道貌岸然谦谦君子的模样，其实那方面的事还挺邪乎的。听说和单位里一个打字的小媳妇关系不正常，把人家的家庭都给搅散了。与宾馆的女服务员也不干不净，作为回报把人家当大厨的老公弄到医院里搞起行政工作，等等。她脑子里闪现的这些念头，严重影响对这位领导的看法。

音乐仍在“吱吱扭扭”地响动，听起来很不舒服。此刻，丁香婵断定汪副院长对正搂在怀中的这个尤物已想入非非。她确凿无疑地感到他的心里开始悸动。有句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的确一点儿都没瞎说，仅仅一阵工夫，她就猜测出他们所说的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可能猜测的情形比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形要逊色得多。汪副院长仍高扬脑袋沉浸在音乐当中，一副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清高样。但他内心蠢蠢欲动的东西，却毫无保留地发散出来。

丁香婵感觉到这个时，开始强烈地反胃起来，只恨音乐特别长，让她不能及时脱身。幸好，一首曲子停了下来。停

止舞动的他眼神迷离地看着她，那意思很明确，是想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好让他接着享用。她读懂这层意思，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径直走到一个较远的角落里坐下。

她索性不去想这些无聊的事，也不去细细琢磨此刻的汪副院长到底是个啥心情。他爱咋地就咋地好了，要是这些烂事都能把人缠住，那不累死才怪呢。期间，又有人请她跳舞，她都婉言谢绝。她满场子寻找朗可。怪事了，怎么就是不见他的踪影。她开始设想种种可能，他会不会病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只有不能动弹才无法参加舞会。否则，他是不会不来的。如果真是病了，她会义无反顾地冲出舞厅，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音乐仍在鸣响，她向四周看了看，在一个角落里发现跟朗可住在一起的那小伙子。和她一样，此刻他正闲坐在座位上发呆，她起身走了过去，准备问个究竟。

起身后无意中往门口看了一眼，朗可出现了。天哪！他是带着一个女子进门的，这让丁香婵脑袋瞬间变大犹如五雷轰顶。事情发生很突然，让她有些措手不及。她愣在那儿，几乎僵硬似的站着，很难回过神来，事情的离奇超过她的想象。

这个女孩叫卓尔婉，是和朗可一同分到医院的。只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他们是并肩走了进来。丁香婵没有看见他们是否手牵手走在一起，只见找到空位置后，两人又紧挨着坐了下来，几乎形影不离。丁香婵猜测他迟到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等她，她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这样的举止无疑是在向大家宣布他们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丁香婵波涛起伏的感情顿时天塌地陷。娇嫩鲜活的花蕊顿遭意想不到的冰霜摧残，瞬间变得残败萧瑟目不忍睹。她提起自己的小皮包，头也不回地离开舞厅。舞厅里突然发生的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这个迷乱的场合，大伙儿只关心自己那点事，是不会留出心思来操心别人的。丁香婵无意之中受到的伤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后来竟想不起自己当时怎么回到家，大脑有一段长长的空白。这种空白很神秘，在以前和以后都未出现过，但在那一刻神奇地出现，给一贯自信的她增添一丝神秘和异样的色彩。

第二章

跳了几曲舞的汪副院长感到很没劲，开始满场子寻找丁香婵。奇怪的是，找遍整个舞场都没有发现她。他有些惘然地坐着，心里闹翻了天。这个女人越是表现出不驯服的样子，他就越喜欢。这阵子，他的头依旧扬得很高，坐姿笔立，对旁边围着的几个女护士视而不见。他愈是这样，愈引发这群女人的崇拜之情。表情冷峻的院长真的很酷，就连翘首欣赏上部旋转灯的动作都让她们充满想象。汪副院长其实并没有心思看灯，他满脑子里想的是丁香婵。她到底哪去了，怎么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

丁香婵是奇特的。给人的感觉是不畏权贵不落俗套的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非常鲜明。如此气质正好触动汪副院长心中最为敏感之处。尤其今晚，她一身打扮很是时尚非常炫目，刚一出现整个舞场仿佛都有些富丽堂皇。望着她，汪副院长的灵魂很快就出窍。和她近距离地待在一起的那阵，细嗅她身上散发出的芳香，足以让他彻夜陶醉。可惜，这个倔强的女人有自己的一套，不会轻易被降服。她似乎有意躲避他。想到这里，汪副院长倍感失望，心里涌出一种酸酸的味道。在院里的十几年中，还是头一次遇到类似不能掌控的事，有种被挫败的感觉强烈地撞击心间。

正踌躇间，甜甜的声音出现了，邀请他跳舞。汪副院长看了一眼，是坐在旁边的女护士。由于心思不在这里，他对周围有些忽略，几乎忘记她们的存在。汪副院长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个小护士虽说没有丁香婵孤傲绝伦，却是一副都市化浓郁的装扮。他站了起来，和她一同融入舞池。多年的习惯使然，他始终保持特有的高昂头颅的姿态，像个轮廓清晰的大无畏者的雕像，屹立于芸芸众生中。这种姿态，是与眼前这个世俗世界不同流合污的有力证明，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张扬得无以复加。似乎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被当下的浊气所玷污。

事实上，由于这种特立独行的架势他的确捞到不少好处。有几个女人就是冲着这种让她们感到奇异的气质围拢过来，还没有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就轻易地就范。凭直觉，眼前的这个小护士又被这副做派所迷惑。他想，假以时日，会像她们一样，当她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投入他的怀抱之中。

汪副院长略微低头看了一下，她正有些敬畏似的依偎在自己的怀中，那样子特别可爱。他玩着花样变幻舞姿，她亦步亦趋紧紧相随。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她身上实践某种想法，而且不用太费劲。女人之间的差距为何如此巨大，丁香婵为何不能像眼前的这个小护士一样轻易就范呢。舞动的间隙，大脑瞬间出现的这个问题让他有些沮丧。

正想着舞曲结束了。他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里波光滟滟，正深情地看着自己，将内心的崇拜之情一览无余地表露出来。此刻，他特别需要这种眼神，心里顿觉暖乎乎的。这位女护士的可人表现，让他的郁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跳得不错呀，步子特别轻，带起来很舒服。”汪副院长尖细的声音出现了，算是对她刚才出色表现的奖赏。“院长喜欢的话，我陪你再跳一曲。”她有些娇滴滴地说。“好呀！”他发出的声音更加尖细，宛如一根游丝直刺苍穹。小护士的崇拜之情，让他那种莫名的高傲感又神奇地升腾。在这种纷乱的场合，汪副院长属于鹤立鸡群的那种。这一点可以从周围企羡的目光里得到验证，他也特别享受这个。丁香婵的身影暂时从眼前消失，记忆开始淡忘，场面上充满欢乐的情调。

飞也似跑回的丁香婵，进门后思绪非常乱。舞场上形形色色的形象仍在脑子里晃动，它们像影子似的飞散飘忽，充满不真实之感。她能清晰地感到自己希望破灭时的情形。看样子，他们真是有意冲着她来的。朗可呀，朗可，你也真的太绝情，怎能忍心摧残一颗思念你的心。有一阵子，她感觉这不是真的，那个卓尔婉肯定在逢场作戏，并不是真心对朗可好。但朗可犹如喝了迷魂汤，一点知觉都没有。他会不会也在逢场作戏呢，她逆向追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思绪在这里固执地缠绕着，一点弯都转不过来。

舞场上的人的表现让她心里一个劲地犯怵。那个尤主任真有混淆黑白的本领，能把真的玩成假的，再把假的变成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个问题她始终弄不明白，现在的人怎么都戴着面具生活。大家都明白是咋回事，却普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乎在玩着心知肚明的奇妙游戏，谁都小心翼翼地怕谜底被自己戳穿。汪副院长始终昂着高傲的头颅，完全一副虚假模样，他在一群崇拜者的围拢中仍不满足，竟然鬼使神差地把目光盯向自己。亏他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自信得有些太离谱，让那副假清高见鬼去吧，糊弄谁呢。她知道他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以后出现威逼利诱的情形，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想到这里，一股满腔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

丁香婵无意中照了一下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竟是一个愤怒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不计较生死的勇猛战士形象。由于怒火中烧，整个面部都有些变形，与一个小时前离家时的形象判若两人。她有些惊诧自己的变化，事情还不至于此吧。很怪，自从看到镜子里的这副形象后，她竟奇迹般冷静下来。她要好好地珍惜时光，不为别的，就为捣毁那些虚掩着的东西，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该好好地保存实力。想到这里，她的意志瞬间变得钢铁般的坚硬。

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一向自负的丁香婵对于表现离奇的朗可并未失去耐心，等平静下来稍作调整后又开始新的行动。困难赋予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在与困难作斗争时，自身的魅力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这就是丁香婵，愈是环境险恶愈能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她是在向某种东西宣战，拨开遮蔽的迷雾，让事情显露出本来面目。似乎只有在困厄的关头才更容易显示其存在的价值。

当注意力集中到朗可身上时，发现这个平时很少关注的小楼居然变得神奇起来。小楼上的几个单身汉，虽其貌不扬，却孕育着成就某种大气候的神秘迹象。从此，对这个熟视无睹的地方，她倾注少有的感情，她要用的方式贴近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

这是一种直角型二层红砖小楼。这种颜色形状的楼房在西北非常普遍。它略显单调，与日照强烈和很少下雨的情形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小楼位于医院后面的偏僻处，大家习惯叫它单身楼。它似乎游离于整个医院的氛围之外，不光陈旧，而且风格也迥然不同，与现代气息浓烈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有种遗世独立的情形，在医院里有点扎眼。

单身楼里住的不全是单身。有夫妻分居暂无居所的，也有离异后寡居的，还有几对没有分到单位房子的职工也寄宿在这里。几个年轻大学生的到来，让这个群体成分更加复杂。表面上看，这里寂寞、孤独、冷清，它残缺、无奈、不很完美，似乎成了人性压抑扭曲的集中营。没人愿住在这种地方，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总存在一定差距，有时这种差距还很大。这是丁香婵刚刚留意这个地方得出的新结论。她没有料到，在这个土不拉叽毫不起眼的红褐色小楼上，正上演着一幕幕如火如荼的生动故事。她和心仪的朗可，马上也会加入创造故事的行列之中。

朗可走进医院的那一刻，就与这个单身楼有了不解之缘。当他进入小楼时，里面的一间宿舍已准备妥当。看到这个，朗可产生陌生又新奇的感觉。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再没有其他陈设。苦读多年之后，朗可没想到自己最后竟落脚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从这里，他似乎看到自己的命运，它平淡乏味前途渺茫。有种强烈的挫败感在心里无奈地撞击，意欲出笼。他曾无数次地勾画与设想的未来情景，最终都没有结果，现在终于物化成眼前这个看上去有些沧桑与陈旧的红褐色小楼。作为新生活的起航之地，他的心里曾忐忑了好一阵子。

正胡思乱想之际，周围的新老单身们纷纷围拢过来，他们仿佛一见如故似的，热情地嘘寒问暖寒暄不止，并帮助布置房间。看上去，对于一个新入伙的成员，他们表现出的热情与兴奋发自内心。当然，这对初来乍到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有种被群体所接纳的愉悦和温暖充盈其实并不踏实的心灵。

尤主任见状很是兴奋，他拍着朗可的肩膀一个劲地说：“小伙子，你看看，大伙儿就像一家人似的热情和睦不分你

我。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我想住都住不上。”说完，他咧着大嘴哈哈一笑，两道剑眉夸张地上扬起来。

众人跟着笑了，纷纷说道：“尤主任说得对说得好，我们的确非常幸福非常荣幸，幸福得都快要睡着了。”接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在并不起眼的红褐色小楼中随风飘散。朗可第一感觉是，楼虽破旧，但住在单身楼里的人都很幽默，大家有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之感，完全一副革命者的浪漫情怀与大无畏气概。朗可谢过尤主任之后开始整理床铺，大伙儿只管帮忙不问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将这个简易的地方布置得井井有条。

刚刚收拾完，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出现了。他中等个头，脸形圆中带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紧握着朗可的手，一个劲地说小伙子非常精神欢迎你到这里。说这话时两眼炯炯有神，镜片后面的光芒灼热烫人。朗可感觉这个男人气度不凡，与其他单身似乎不大一样，肯定是这个单身楼里的一个头目之类的人物。

朗可瞬间产生加入某种神秘组织，落草于某种秩序严密团体的窘迫感觉，忐忑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这个男人看出他的心理变化，急忙从包里掏出几瓶水果罐头和一瓶白酒摆上桌子，并吩咐其他几位快速搬来椅子带来碗筷。刚一会儿工夫就收拾停当，大家端端正正地坐在一起。当每人面前摆放斟着白酒的碗或杯时，这位“大头目”站起来，将酒碗高举过头再次欢迎朗可的到来。大伙儿“哗啦”一下子齐齐地站了起来，学着他的样子也将酒碗高举过头跟着齐声高呼欢迎朗可的到来。

朗可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给弄懵了，也学着他们的模样高举酒碗并一饮而尽。奇怪得很，一个简单动作之后，他下沉的心又开始回升，向着兴奋与喜悦迈进。欢迎仪式简单热烈，充满喜庆色彩。喝完那碗酒，朗可确凿无疑地感到自己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之中。这个仪式表明，他已正式入伙，从此单身楼中又多了一个单身。

一番觥筹交错后，主持人起身对其他人交代了几句多关心朗可之类的话就离开。他似乎特别忙，能抽出空来举行欢迎朗可的仪式已相当不易。朗可从大家的口中得知，他现在

医院里搞药品采购，虽说职务不高担负的责任却不小，院里的领导特别赏识。因为刚从县上调来不久，也暂住在这里。他在单身楼里的地位是由于他的胆识与热心而获得，大家从心底里佩服。住下没几天，单身楼里奇奇怪怪的事朗可已知道不少。每当饭后茶余，大家就围坐一起谈这谈那，似乎特别热衷谈论那些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趣事，这成了消除寂寞孤独抵御无聊难熬的灵丹妙药。这些事一旦说起来，大伙儿精神抖擞，谁都不甘愿落后，有的说没有的也说，有时闹不清楚谁在讲真话谁在瞎编故事胡扯淡。

说着说着，他们说到仇耀庆的头上。当他们议论这位牙科的主任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朗可一下。在察看朗可的反应后，就肆无忌惮地议论起来。朗可开始没有在意，后来才弄明白这些人怪兮兮眼神的用意所在，他们是在探测他对仇耀庆放荡不羁的行为究竟了解多少。因为在大伙儿的眼里，和他一同分配来的卓尔婉，虽说他们的关系看上去挺好，但这种关系的确经受着风险与挑战。卓尔婉现在仇耀庆的手下工作。仇耀庆是啥人，是个和西门庆差不多的人物，极具攻击性，他迟早都会整点事出来。原来这些神通广大的老单身，早已从仇耀庆的过去表现和现实反映，综合分析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这个人存在，肯定会横亘在朗可和卓尔婉中间，挡住他继续前进的步伐。但朗可当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这就是他们神秘兮兮的原因所在。那意思很明确，只要有仇耀庆这样的人存在，他马上就会从潜在的敌人演变为真正的敌人，一场恶仗在所难免。

朗可有点听不下去，感觉这样的聊天有些离谱，试图制止他们的议论。他说：“你们也太能瞎编了，咋编出这样的故事呢。”“我们没有瞎编，是这个仇耀庆确实太嚣张。”一位戴眼镜的小伙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咱们做个试验，不出三天，结果就出来了。你要是输了咋办？”他的话语气生硬不容置疑。尽管这样，朗可对此仍将信将疑。朗可的态度显然刺激了这个小伙子，他急忙向旁边的人求证：“你们大家说是不是我在瞎编？”几个老单身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瞎编，句句都是实话。”